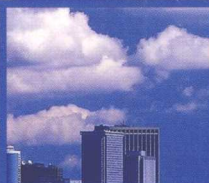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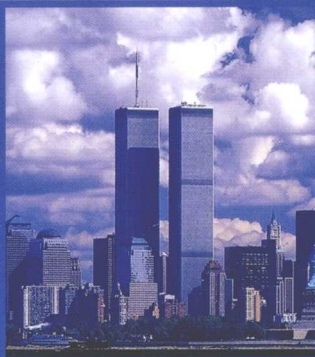


北美日知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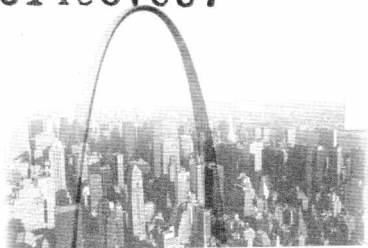


牟岭 著

上海三联书店

014037807

I267
1315-2



北美日知录

Beimei Rizhilu

牟岭著



北航

C1725937

上海三联书店

I267
131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美日知录/牟岭著. —2版.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12

ISBN 978-7-5426-4332-2

I. ①北… II. ①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8022 号

北美日知录

著 者 / 牟 岭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10 千字

印 张 / 1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332-2/I·748

定 价 / 32.00 元

自序

这些散文是我最近几年陆续写成的,大都在美国的中文报纸及网站上以“老牟”的笔名发表过,主要写美国的日常生活。

在异国他乡谋生,一些不经意的瞬间或事件,都会意想不到地与烙印在脑子里的中国情结发生触碰,不乏精彩之处,也会让人久久地回味。这些缠绕内心的骚动,时而会引发一些文化的反思,时而会激活一丝对故土的眷恋。生活和记忆在心里缠绵久了,就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那些埋在心底深处纷乱思考,似乎受到了某种神秘磁场的作用,悄悄地排列组合起来,获得了生命的形状,又不吐不快地流泻到了文字里。这就是本书《北美日知录》的来历。

拙作书名借用了晚明大学问家顾炎武的经世之作《日知录》,虽然在内容和架构上远不及顾大师《日知录》的博大精深,包罗万千,但却也用心地、多方位地反映了新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北美日知录》所记录的故事,都来自于具体的美国体验,我自己的以及周围朋友的。正是基于这种零距离的参与和感受,才使我有机会微察美国,品味美国,读懂美国。

国内近年来出了不少“走遍美国”的书籍或影视作品,不少是导游式的文字,诸如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建筑风格,城市历史,大学指南之类。《北美日知录》中的文章不是走遍美国的记录,而更像是精筛密滤个体经验的平凡过程。

自1994年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生毕业,这十多年,我感觉时间仿佛装上了太空加速器,日子就像坐上了宇宙飞船,嗖嗖地离我而去。是啊,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到底能够承受多少这样的十年?于是,在度过每一分钟的同时,回过头来,又不无恐惧地感到了时间的压迫,看到了时间留下的那条深邃无际的空洞长廊。

时间无疑是生命最强悍的敌人。然而,在时间的长廊

里,笔者有幸遇到了几个热爱文字的同事和知己。在耶鲁工作的孙康宜教授、康正果先生、苏炜先生,他们对文字的热爱无形中感染了我,让我也喜爱上了文字。我于是开始在网上写作,开始享受写作的快乐,开始拥有读者。我忽然觉得,自从有了文字的朋友,思想的瞬间便有了强健翅膀的依托,飞逝的时光也被文字点点滴滴地截留下来。于是,生命在文字翅膀的推动下,飞翔起来,在时间的长廊里划出了依稀可见的轨迹。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时间的草莓”,记录了个人和友人生活的趣闻趣事。第二部分为“域外的天地”,主要叙写美国的风土人情,人文世故,并添加进一些与中国经验的对照。第三部分为“异国的随想”,则是一些杂感和议论。

最后,我要感谢妻子桂萍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感谢网上读者和朋友对我的厚爱,感谢曹晋教授对本书写作的关心,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们为本书编辑和出版提供的帮助和方便。

牟 岭

2006年5月于美国耶鲁大学



自序/1

时间的草莓

打牌/3

收获的喜悦/11

垂钓之趣/20

女儿的兔子/27

触动生命的密码/36

如此球迷/42

烧鸡美谈/48

后院的侨居者/56

耶鲁的明星——帅哥丹尼/62

合唱！合唱！/70

家庭多面手/75

打酱油买盐/84

Z女士和她的狗/89

域外的天地

美国的苍蝇/101

绿色草地上的遐思/109

从美国西瓜想到的/117

墙之隔/125

在美国做房东/133

征婚广告里的文化/141

牙齿的风范/149

在公司的沙漠里跋涉/157

高速时空下的疯狂/166

纳税的重担/179

讨厌的电话广告/192

体制外的自由人/200

也跟着折腾了一回投票/210

异国的随想

“中文热”和机遇/217

回国的印象/222

外语学习的盲点/228

淡去的方向盘之光/236

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中的离婚/243

看电视剧《牵手》/250

时间

的

草莓



打牌

前不久,忽然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是一位十多年未曾联系的朋友寄来的。他从另外一位熟人那儿偶然得知了我的伊妹儿地址,于是很快跟我取得了联系。我们不几天就有了数次往返的通信,其中他非常好奇地问到我现在的生活。

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某种好奇,以为我在美国一定会有过一些带有浪漫传奇色彩的故事,让我写信讲给他听听。也许时下的中国人看惯了美国大片中的浪漫故事,觉得凡是踏上美国这块土地的人,大都会有些惊天动地的历险和激动人心的艳情遭遇。看来好莱坞的电影在宣传美国文化方面的确卓有成效,加上中国人效仿西方的劲头十几年不曾衰减,使美国华人的生活都被罩上了一层神秘,在文化批评上这叫类型化(stereotype),亦是说,审视者个人,凭着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带有成见的模式来评判他人,而且在评判过程中将对象削足适履,使对象失去其真实性,直到被审视对象完全被填充到审视者头脑中所固有的模式之中。

看到朋友提出的问题,我陷入了思考,我在琢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看看周围的朋友,检点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突然发现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过的是最平淡、最缺乏浪漫色彩的生活。所以我在回信中对朋友说:我的生活实在是太缺少色彩、太单调了,也许正像蓬勃的经济,浪漫的生活都发生在了那日新月异的中国。我还告诉朋友,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与周围朋友的生活,我只能引用我曾经炮制的一句玩笑话来描述:“生命的意义在于打牌”,打牌即是几个人一起玩的扑克游戏。

我所居住的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纽黑文市(New Haven)周围,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中国社群,这些华人大都是在耶鲁大学工作。耶鲁大学的医学院,每年都从中国招募很多实验室技术人员,所给的头衔是博士后(post-doc),往往是

来自中国国内著名医院、医学院的医生和科研人员,大概总数达几百人之多,超过所有外籍博士后的总和。

这是一种两厢情愿的结合。一方面,耶鲁大学开出相对低廉的薪水,却雇到了技术精湛的实验室员工。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科技精英工作勤奋,兢兢业业,成果迭出。另一方面,这些中国的博士后,又把耶鲁的工作变成了永久居住美国的跳板,他们来美后都会迅速在一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内申请到绿卡,获得在美永久居留权,然后顺利跳槽,找到薪水高得多的正式工作,摘掉博士后的帽子,从此便有可能融入美国的社会中,默默地经营起自己的小日子,即开始过那种没有浪漫色彩的生活了。

这种获取永久美国居住权的方式几乎变成了一种成功率甚高的程序。当然,除了这样定居的中国人,纽黑文周围还有一些是从美国拿了学位后在耶鲁大学或在附近的公司找到工作的人。虽然职业和定居的渠道不同,但定居后的生活方式都大同小异,均落入了其乐融融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小家庭生活。较中国不同的是,这儿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熬到定居后的中国人小家庭生活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抓紧生第二个孩子。有了孩子,买了房子,生活就真的固定了。我周围的中国人大都是有了这种固定工作和安顿下来的小家庭。

小家庭式的生活是平静祥和的,对于逃离了嘈杂拥挤的居民楼的中国人来说,有了自己的地盘和房子的心情则大不一样了。他现在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纳税人,一个人在自己的房子里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不受左邻右舍的约束。美国法律对私有财产是绝对尊重和保护的,如果某个不速之客擅出现在某家的财产地域上,房主开枪击毙此人也是法律所容许的。这种安全感和自由感,也许才是所谓美国梦的真正内容。

平时一起上班的同事们,下了班后就纷纷驾车各奔东西,然后消失在属于自己的院落房子里。不像在中国,同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下了班后又都归返到同一个宿舍楼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的私生活没有绝对属于个人的空间。这



平时一起上班的同事们，下了班后就纷纷驾车各奔东西，然后消失在属于自己的院落房子里。

一家咳嗽一下，那一家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为了顾及面子，两口子吵架也不得不压低嗓门，一旦有丑闻泄露，很快便会在单位和社区传得沸沸扬扬。在美国，每个房子都有自己所属的地界，按照居住城镇的规定，每个房子在建造时要有指定的距离，空间的大小依据房产的价值来定。房子的拥有者不但是房子的主人，而且是房子周围土地的主人。这些土地把房子一个个独立起来，仿佛是房子的领地，让主人对自己的空间具有绝对的占有权，让发生在房内的事情永远销声匿迹在自己的领地里。纽黑文周围有若干个小城，东面有布兰弗镇、吉尔福德镇、麦迪逊镇，西面有西黑文、橘城、木桥镇、弥尔福德镇，北面有北黑文、卧灵福德镇、车西尔等。下班后的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开车回到各自的镇上，回到属于自己的领地和巢穴，经营起下班后的那部分生活。

但对于很多过惯了群居生活的中国人来说，这种独居的生活又常常显得太寂寞了。所以我们不时听到这样的哀叹：“在美国的孩子真可怜！”的确，记得我小的时候是跟一群群孩子玩耍长大的。而生活在美国的这些孩子，放了学后只能

待在家里,很少有机会与其他的孩子结伴游戏,常常是可怜巴巴地与电视为友,与游戏机为伴。

我的童年是在济南市的一个街道上度过的,每天孩子都有数不完的游戏活动。那时正是“文革”初期,中小学经常停课闹革命,我们那些年龄小的孩子,一天到晚跟着大孩子们抓蟋蟀、钓鱼、抽老牛、游泳、跳绳、踢毽子、拍洋画、打扑克、下棋、爬房上屋、捉迷藏、打球等等。这些开心的游戏和活动很多在美国都不曾见过。孩子们被囚禁在自己的家里,除了做那点从学校带回的作业,剩下的就是打电话、上网、玩电子游戏或看电视。所有的活动很少涉及体力,却常常使孩子们感到疲劳、厌倦,身体肥胖笨重。大人们也是如此,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回家要做饭,照料孩子,收拾房子,整理院子。冬天要清雪,夏天要浇地、割草,秋天要扫树叶。虽然不乏体力的劳动,但往往缺乏人际交流的喜悦,结果久而久之,也渐渐感到了寂寞的压迫和岁月的冷漠。

枯燥的生活久了就有了社交的欲望,打牌就渐渐成了中国人社交的最佳方式之一。打扑克是“文革”中盛行的游戏。记得童年时,每当到了夏天,昏暗的路灯下总是聚集了一堆堆打扑克的人,有老人组的,青年组的,儿童组的,争争吵吵热热闹闹地度过那一个个炎热的夏日。我那时候也喜欢看别人出牌,一有机会也会参加进去,慢慢也学会了打牌,而且非常投入。在那学校不能念书的岁月,打牌下棋其实帮助我锻炼了脑筋和增长了智慧。后来学校开始正规了,打牌的人少了,我也常常只是偶尔围看看热闹,很少具体卷入了。到了高考恢复后上了大学,时间更被视为金钱,如饥似渴地念书,打牌已被斥为不务正业了。虽然也常常听说有些系的学生在期末考试结束后通宵达旦地打牌,过过牌瘾,我却再也没有兴趣回到被认为是玩物丧志的游戏。上大学那会儿,打牌简直就是堕落的同义词。

只是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打牌才逐渐被重新视为具有正面意义的活动。纽黑文地区的中国人,有很多是常年的牌

棍。据我了解,每个周末相互聚集的“牌窝”就有好多个。打牌的游戏成了凝聚散居各方中国人的黏合剂。

开始,打牌只是聚会的副业游戏。在美国定居后,中国人会通过各种途径认识脾气相投、年龄相仿的中国家庭,并结成朋友。在中国,逢年过节大都是走亲戚看望父母的日子,周末或者节假日,带上孩子看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老老小小一起吃饭聊天是最轻松不过的了。在美国,独家独户,有兄弟姐妹的情况很少,所以朋友间的走动就变得尤其重要,正应了那句“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老话。



主人要用细致周到的准备和丰盛的饭菜来表示对客人的一片盛情。

几个要好的朋友,过节的时候互相到家里去做客。开始的时候,只是到了重大的节日,比如国庆节、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等节日才有走动。后来时间长了,交往的频率也高了起来。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次聚会,今天在你家里,明天在我家里,礼尚往来,大家都默默地履行做东道主的义务,没有谁故意安排,都是由大家自愿做东的。聚会是比较大型的活动,对东道主的压力最大,该轮到举办 Party 的时候,往往要

提前几天就得开始准备。看到别人家聚会办得丰盛,自己也不能落后。当然,做菜的技术还在其次,主人要用细致周到的准备和丰盛的饭菜来表示对客人的一片盛情。如果饭菜做得量不够或质量不高,主人会觉得丢了面子,在朋友面前丢面子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聚会办出特色,让客人吃饱吃好。很多开始不会做饭的女主人,参加聚会的机会多了,每次聚会多学多问,几个回合下来,也慢慢熟练了烹饪的技术。

几星期一次的聚会与国内走亲戚聚会有同样的功效,大家除了吃饭,还在一起聊天。只要有牌局,一般的聚会都要进行到深夜,甚至凌晨。在自己的房子里,随便说笑热闹,不怕影响了谁,也不怕耽误了睡觉,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可以把少睡的觉足足补回来,因此大家都会尽兴地玩。一般来说,打牌需要5—7人一组,如果在较大型的聚会上,喜欢打牌的人多,就会开第二桌,第三桌,按牌技水平分桌。时间长了,打牌渐渐成了聚会的主要内容,成了聚会的重点活动。有时候,晚饭还没有吃完,就听到了有些牌迷在一旁叫唤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啊!”“开始工作”就是开始打牌的意思。这好像是战斗的号角,也等于是给主人和吃饭慢的人下的最后通牒:时间到了,该收拾桌子打牌了。

纽黑文周围的中国人所热爱的扑克游戏是打升级,又名拖拉机,每组参加战斗的人5—7人不等,使用两副扑克牌,另外的道具就是纸和笔,用来记录每个人的战绩。每一轮牌,都是新的战斗同盟的重新组合,由庄家叫一到两名同伙,与另外没有被叫到的人对垒,像保皇派和造反派的誓不两立。其实游戏本身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最古老的争上游。但是因为又有同盟,又有对手,所以在打牌中需要有集体观念。由于每个人的成绩都是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所以在照顾集体的同时,每个人又不得不考虑到个人的利益得失。在游戏中,每一轮牌的同盟和对家都是临时组合的,而且谁跟庄家一伙需要敏锐的考虑。庄家上来出牌的牌势强弱至关重要,往

往决定了是否有人愿意与其结成同盟。我们常把庄家的头几手牌叫做“显示实力”之举。所以这种讲究集体精神和个人奋斗的制度,使得整个牌局处于激烈的竞争中。打牌人的情绪也始终随着战局、战绩的跌宕起伏而高兴、而沮丧。在兴奋状态中的时间是飞快的,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参战的人却常常毫无倦意。也正是这种精神的刺激和兴奋的情绪,使得打牌在美国华人的枯燥的生活中获得了心理调整的意义。

打牌的过程又是大家交流生活和传播信息的机会。东家的孩子考上了某某大学,西家的太太又怀孕了,张家的菜园如何丰产,李家工作的公司又要裁员等等。朋友间的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大的小的,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传播开去,既互通了情报,又丰富了信息。

打牌也为孩子提供了交往的机会,楼上楼下,地下室、游艺室,到处都是三三两两的孩子,大的找大的,小的凑小的,每人都各有所好,各有事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打牌也是为孩子设计的。常常是大人打牌打到深夜,孩子玩耍玩到深夜,谁也不说累,谁也不提回家的事,直到终于有人撑不住



打牌的聚会
也为孩子提供了
交往的机会。

了。在牌局结束的时候,常常看到栽倒在地上熟睡的孩子和眼皮肿胀的玩牌战士。

“生命的意义在于打牌”本是句玩笑话,却的确有些真谛在里面。扑克游戏有效地调节了人们每周的精神生活,使由于单调而产生的烦闷在游戏的亢奋中得到消除。在美国,工作是谋生的手段,在耶鲁的实验室工作是没有作息制度的,一个试验只要不结束,每时每刻都应该是工作的时间。在大公司工作的人,更是感到工作的压力。遇到经济不好而普遍裁员的情况,工作上的压力常常难以承受;加上在美国生活,语言本身就有一种交流的障碍,很多情况下一天只有工作,没有交流。即便有交流,也局限于工作上的流水账,人的感情常常被封闭起来,被压抑在心灵的深处。每个人的心情常常为单调所蹂躏,变得愈来愈麻木。

只有当到了周末,来到了牌桌上,跟同操汉语母语的朋友们围在一起嬉笑对垒的时候,单调的生活才有了起伏,被压抑的情绪才有了宣泄的渠道,一个星期聚集起来的无名怨愤,才如同堵塞后被重新通开的下水道,畅快淋漓地流泄而去。打完牌后,人的心情舒畅就像维修过的汽车,又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驰骋三千英里了。在一个郁闷压抑的生活工作环境中,打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精神爆破,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了怡情的波澜,使千篇一律的独处生活,染上了一抹健康的色彩。

在中国嘈杂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往往是靠赢得个人的私有空闲和安静来完成身心恢复的,尤其是那些有了汽车的人们,到了周末带上全家到远离喧嚣的郊外或山区深处去享受那难得的宁静,用静逸来冲淡缓解喧闹带来的身心紊乱。在美国,人们常常挣扎在无声的郁闷中,更多的是靠这种热闹的聚会和游戏来舒缓被压抑的情绪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打牌是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生活中最开心、最浪漫的时刻之一。打牌是健康的,并且具有了生命的意义。

2003年5月20日
于美国康州家中